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一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自宋祁奉 敕撰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佃藝不自業為縣埔盜犯
法吏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為牙將大曆
中李靈耀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
詔以州遂隸其軍節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德宗
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亳穎節度使時李納
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
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饒滑乃通進圍濮州徇濮陽

皆下拜降其守將遂通漢陽津遷檢校兵部尚書
兼山漢觀繁瀋望兵部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
希烈之反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
汝數圍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
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
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
復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
縱輕財好學賞故下益困汴自李忠貞以來士卒
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弼其甘後殺帥長大鈔劫紐

于利而然也玄佐正員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絁
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玄佐盡日節見縣令走廷
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軍甚吾忠而父吏於縣
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
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
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
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濫類若此
初李納遣使至汴玄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
得其陰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
士朝皆鉅萬而士朝私玄佐嬖妾懼事覺醜玄

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謚曰壯武軍中匿喪俟代
帝亦爲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
虢觀察使吳濤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爲便
乃拜濤爲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極將遷士請具禮
瑗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譟起玄佐子士寧於喪
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爲留後殺大將曹金岳斥浚儀
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財分勞吏
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實矣爲汴人挾李紉以
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爲左金吾
衛將軍副節度始玄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

師士幹知玄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給爲弟入殺士
朝於次帝賜其車亦賜士幹死士寧未授詔時私
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直之皆執其
使而士寧忍暴嘗殺人杯案間又囑孫父諸妾
逼更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敗捐數日乃還其
下獄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玄佐同里相善
實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
二萬破城南未遠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女告曰
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
拜於是分兵閉諸關使告志寧曰詔書召大夫宜

速去不然事急自傳首以獻士寧知幾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僅存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榮斬其支附數十人又二十萬緡以軍詔籍士鹽家資給之拜萬榮兵萬留後於是籍騎兵數百人悉遣西防秋當戍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亨琳等請往不許使其子適將未行亨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劫運財民皆殺掠數千人而潰惟清奔鄭州亨琳走東都自歸有詔省死官屬地殘士奔宋州劉逸淮無之萬榮悉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

市曰六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爲士寧所殺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郴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止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盟閉而署子迺爲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仵伊婁流等子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是夜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迺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璠代之吳少誠幽州潞人以世祿爲諸王府戶曹參軍事客荆南節度使使淮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

以少誠為前鋒事平賜實封戶五十希烈叛少誠為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眾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少誠為治能儉損完軍實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志所歸及耆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鬪地少馬乘驟以戰号驟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言主帥甚蜀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眾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間陳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韋清與賊

通留後上官浼遣兵三千救之悉為賊俘遂圍許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頓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眾無統帥而官人監軍顯進退互為異見既戰小澗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為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浼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為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曹英秀等夜遯保澗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澗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

路滑河陽河中兵進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
蘇光榮壁泚水全義乃斬潞將夏侯宣滑將時
昂河陽將權文庶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
少誠引兵去全義我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
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
妻女為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
移書其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
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
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劔南韋臯
上言以為不如擇重臣為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陞
下若重煩元老更取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
流趨荆楚可以攘弱元勳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
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益惡周變生
帳下必其賊黨富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
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順宗
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
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少陽者
滄洲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交善少誠得
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為弟署右職親近無間
少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為外捍少誠乃表為

申州刺史爲治尚寬易舉軍附賴少誠病亟家奴
單手能兒矯召少陽至攝副使撫軍事於是殺少
誠子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遂
王爲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
少陽不立絲役籍隨日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
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
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
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
遣太醫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
也山首燕頤垂頤鼻長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
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
元濟倚之因詎元濟請以精騎三千由壽之間道
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
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黔巫
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
峒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
豫不能用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侯惟清嘗勸少
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繼兆歸其死而囚惟
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書
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

淮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繫之少陽死四
十日帝不為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重質
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為少陽輟朝遣使弔賻
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
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捧莽閉
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
烏重胤兼汾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
為之副以攻襄城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搃兵臨
汝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為甲光蔡等州招
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
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
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
不設備為賊龍哀敗于礪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
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丘屠馬塘通嬰城不敢出
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
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
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
等以便宜人自為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
李師道魏謏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
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葵岡賊覽首

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泐河
敗之夷其屯漸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弘兼都統
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光顏
壁掌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鐵山霞寓戰朗山斬
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偽奔霞寓窮追伏發
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
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
虞併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
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屯邏數百
人降者萬餘熱兩將光顏敗鄆城兵二萬俘六將

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
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
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
胤右僕射布御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
厲賞罰諸將恐懼賊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
軍更以李勣爲唐鄧隋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
菱芡魚鼈皆竭至斲草根以給者民苦飢相與四
潰元濟亦盡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僞置
鄆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勣引兵攻其西破屯
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琳皆賊票健者賊帥張

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
三萬首伯良奔還蔡曹華敗青陵城斷郾歸路賊
將鄧懷金懼即送欵光顏受之愬又龍衣破即山執
戎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
失秀琳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
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
愬略興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
龍衣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
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頓以是兵驕無所憚內
許陂瀆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

帝旣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起沙陀梟騎
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
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
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
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
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
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
精騎夜龍衣蔡坎垣入之戎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
兵在洹曲不虞吳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
接戰元濟始驚馬被甲乘城以待重質會重質降愬

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
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
執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戎兵尚三萬皆降帝
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于市
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
男子流江陵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
清等十餘人度還以馬摠爲留後俄拜節度使析
潞州隸陳許始度之出太子右庶子韓愈爲行軍
司馬帝羨度功即命愈爲平淮西碑其文曰天以
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

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眷休養生息至于玄宗
受報收功極盛而黜異物衆地大孽牙其閒肅宗代
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厲適夫蒼莖秀不轉相臣
將臣文恬武嬉習熟其閒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
帝旣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
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
羣臣震懼走職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功定致魏博具德溫相無不從志皇
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祭將死祭人立其

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
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
不廷授十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
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汝唱
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年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
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
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
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
有河陽懷全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西鳳翔鄜
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
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又通汝守壽羅是宣
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
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隋各以
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
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
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
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二百凡茲
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
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

郊廟祀無用樂顏胤武今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
城縣二十二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
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千餘遇降
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北
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
顏胤武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
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
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虜
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
大饗食資功師還之日因以其合良賜蔡人凡蔡卒三

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
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昉我西師躍入道
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
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冠釋于下人蔡之卒
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
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
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
左食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疆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來
階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
活之始議伐蔡卿士共吳隨既伐四年小大竝疑不
故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
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繇
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
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
主女也出入禁中許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
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李祐以功

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帝迹董重質教元濟亂
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戶參軍凌
朝江播州司戶參軍是歲申蔡州始輸貢物戶部
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祐字慶之後擢貞續
銀宥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
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
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資金幣與功臣等擢
累左右神策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綏銀
宥訓兵有法志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
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
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殺署牙將以罪奔潞州
王處休復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
百萬在焉悟破滕鏞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蒙
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韋真卿貸免李師古厚幣
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越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
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愾師古奇
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媚麻止牙門右職師道以軍
用屈率賈人錢爲助命悟叔目之悟獨寬假人皆歸
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州一而信士卒樂爲用

軍中刀斗不鳴田弘正兵屯陽穀悟徙營潭趙魏
師踰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利涉與
悟當爲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
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
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殺大將孰肯爲用師道然
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
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
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議曰魏恃兵彊
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爲獨爲
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爲富

貴乎眾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
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眾畏伏下令曰入鄆人
賞錢十萬聽復私怨財蓄怒取之唯完軍帑違者
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邀明
啓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銑等數十人即拜悟義
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年
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
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
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
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眾辱偕
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
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
小使其屬賈直言賞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
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此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
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搗兵退匿承偕囚之
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
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免累進檢
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曆初巫者妄言師
道以兵屯瑠璃沙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
求衣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大尉表其子從諫嗣

從諫母微賤少狡獪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門
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
實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
金幣賂常權者朝議謂之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
許其僕射李絳奏言悟匿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
惠未著若詔比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營其未備
便軍情有屬謀自出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
數月可覆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為請敬宗
乃以晉王為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
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祖

望采幾拜節度使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
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
拜司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
黨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方年
出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華明年還藩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
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
甘露事宰相皆責以從諫言罪其罪從諫不平三
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臣堅得志天子弱
鄭覃李石新政藉其論執以去權綱中人憚而

怨之又劾奏蕭肅本非太后弟仇十良積怒倡言從
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武
宗文兼太子太師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喜
貿易之筭從長子道入潞歲權馬征商人又變鹽
貨銅鐵收緝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畧牙將
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奢貪責子貨錢吏不應命
即愬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
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
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淫愈憂感欲自入朝殺
不脫禍因被病立年四十一贈太傅初六將李萬
江者不遠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舉帳從至
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鷄一而健世所謂津
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
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且生變而子弟亦豪
縱少從諫不其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
姐姪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二從子積父從
素仕右驍衛將軍從諫以為嗣病其與妻裝謀令
主軍事置大將王協耶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積
秘不發喪協謀遣將姜本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
時從諫死已再旬積曰公困革不任受詔積請代

拜中人口吐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
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恐有變趨出貺饋百
萬後使者繼往為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眾懼
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于牙門不得前
諸將乃言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
儒不敢拒乃至夜次扶出積為裏絕中曰母更欲
殺我使諸將哄然哄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
入請諫恭陵積所遣妻步梁叔文梁叔明三輩比自
杖死京兆府詔從素書救積護喪還京都積不奉
詔詔羣臣議李德裕建言積所持者河朔耳若遣
大臣謂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後諫積
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萬善河
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
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略任堯山向城河中陳
夷行管營其城侯真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為賊
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
不能下茂元欲交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
岑本軍入懷澤行營陳許士眾武賊眾素懼畏而
茂卿負戰勝異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
恐節益不可王積然之故茂卿大望乃與宰通即

偏折戰區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及卿奔
澤州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
失期茂御扼腕悵恨積聞其貳召誅之宰進破劉
公直拔陝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東
積因石兄洛州刺史悟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
崔暘表請納之帝怒斥暘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
戮賊境上令石答書許積回縛石馳往受之積不
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積連和積諸將建
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
京師使康良能以鼓署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
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積無答辱羣奴故李士
貴等與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
中財貨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
實而溪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一百百姓始怨從諫妻
弟裴問守邠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
其家以輸貲不時爲溪所囚問以爲言溪大怒問
因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
洛州給士幣布一端積檄代歲稟釗謂衆曰庫物
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
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

德元達以爲賊守殺之積聞三州降大懼大將
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積使董可武誘積至北第置
酒飲酣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
從子積臣周等殺之誅張合張泂陳揚庭李仲京
士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鄭台甄戈十一族夷
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積首送王宰獻京師告
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石雄以
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積之死誼斥
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貲私於己建大殿日望旌節
宰相德裕建言積庸下亂終誼始及軍窮蹙是乃圖
積邀榮不討無以懲姦臣乃兵在境宜悉取逆黨
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
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誅詔雄率兵如數以入
雒至潞縛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
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誅死杖崔士康殺
之白惟信者潞梟將數與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
殺都將康良佐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信殺之
卒降鈞有詔從諫且死乃署積軍事宜剖棺暴尸
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雄三斬之仇
人剔其骨幾盡誼者秦州人兄受事悟爲牙將常

樂途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
世為都頭骨姓河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安
過二丈不利誼以安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蛇并三
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又安三子同誅張谷張
公陳揚庭皆有文時時言古今成敗以佐從諫故
善遇此三人各納邯鄲人李嚴女為侍人號新聲
當從諫潛圖窺骨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
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擊齊十二州
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
一縷一蹄為天子壽左右皆無怒章武朝教鎮節
覆育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
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
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
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溢之李仲京訓之兄為
蕭汝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涯璠之子王羽涯族
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餘子郭台行餘子甘
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任
俠從諫厚給郵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成
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為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
斬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

之從諫不悅號偽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
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
還問裴父敞冕之裔辟悟府悟音之故為從諫納
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往下家人以為怪因許婚
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為子孫計
從諫有妾韋願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毀詔不與
從諫亡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師古
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
削求洗濯顧以婢為夫人焚不日滅耳從諫赦然
止及韋至京師乃言李不降裴會大將妻號哭曰

為我語若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婦亦泣
下故潞諸將叛益堅由是及禍初術者李琢能言
禍福從諫以孟聖弊邀爵署大將會昌初謂從諫曰
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今鎮復至當有災從諫
即徙軍山東開球場鑿柳泉大興役以厭及病有
言琢所興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積數其罪殺之
府中恟恟俄而李不降有李佐之者兼孫也累調
河南尉號彊直嘗客潞為從諫所禮留不得去遂
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姐妹從諫薄踈屬資賸
寒闕佐之亦薄之不甚吝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

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恂等
恐佐之妻母有所關說即輦母歸東都會佐之奴
告佐之交通賓客漏軍中虛實積囚之妻訴不見
禮積遂殺之武鄉令唐漢賓儉裔孫以積拒命固
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悟
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橫假言求長生術不與事
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爲谷揚庭等所譖請居涉
從諫不之疑積敗有爲帝言者擢伊闕令而贈薛
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汝賓本縣令先時河
比諸將死皆先遺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慰度
軍使宜乃與節軍巾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
不能定故警將逆子皆得爲之備積初不意帝怒
即見討及茂元祿詔示鎮卒族號慟歌自歸而愚
懦不決云自悟至積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
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將父積阻命軍中疾其
才不懼乞爲游弈深入以圖壁虜營遂自歸議者
疑爲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
勸餘帝召見擢折州刺史丕請取榆社東徑武安
入討賊雖邢洛未下而兵不得救路不聽揚弁亂
遣人誘丕不斬之以兵抗走集德裕言度

支戶部物積代州今不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不討
并兵未至而并已會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
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徙榔坊牟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
不能知唐中衰蓋雄園院不奮卒曠趙燕之地莽
爲盜區孽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
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暝以奪厥明寧蕭悅崔植
等謂耶

藩鎮宣武

義澤洛列傳第二百三十九

突厥列傳第二百四十一上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
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頗能言之唐
興繼夷更盛衰嘗與中國元衡者有四突厥吐蕃
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
班然可睹也劉貺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
未盡羅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
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
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

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
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
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
城限中外益理城漸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
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
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
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
奴之叛非也且冒頓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
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
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
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
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
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龍象奉春之過舉傾府
藏給西北出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
庭良人降於沙漠夫工具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
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
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
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御蒸母報子從其
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媿治
之妾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

正皇羌狄若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
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糲毛毳
駝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
萬里之外胡夷咸驕華夏自威足方其疆也竭人力
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彊則內攻中
國爲羌胡服投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
賞戎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
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
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
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

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
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
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
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織麗外散則戎羯之
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
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
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
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
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獫噬也華人步卒
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

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
臨以疆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蝮蝎何禮讓之接
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祐謂秦以區區
關中滅六疆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大
戎馮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
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
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
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
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
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
農五十人習戰故兵疆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
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
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
中兩渠灌漫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膠
一斛成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疆富
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
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
備障塞故北邊安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
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繇
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

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
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
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天下
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
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
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
糜食者常多糗糞未乾公囊已虛此不真實之過
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
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歇書品已崇爵命
極矣田園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

我哉一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
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
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
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
萬夫環旋翔佯晃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
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圍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
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
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
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
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尋之戰

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撓一戎戎兵日深
疲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
可南蠻幾我至吾早皐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
人貢擇子弟習書筭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
要害爰示時大入成都自越雋以北八百里民畜
爲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
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
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
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公帛則以疏易良賊粟以
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且詔嚴
道沈黎越雋一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
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
資衣食秋冬嚴砦以俟寇賊遣廉吏視卒之有無
則官無餽運吏無卒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
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迴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
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
唐所繇云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
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
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

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
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
利發曰達于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負阻衛
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
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
往依之契丹室韋吐火澤高昌皆役屬嘗建德薛
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僭起虎視悉臣
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
原追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
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
者每來多橫騁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
太極殿為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
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
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
夏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
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為發哀長樂門詔羣臣即
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贖之手什鉢苾勿
不克立以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
是為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

充潞州摠管李龍襄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
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寧建德所因
立正道為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
置百官居大襄眾萬人秦主討武周也處羅以弟
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
去摠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謀
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
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
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大火羣叛求
之不見遂有疾公主則以五石箠瘞殺死主以子
奧射設陋弱弃不立也取其弟咄苾顯是為頡利
可汗

頡利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
連和帝患之遣北祿鄉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
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弁說還
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
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
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為塞頡利又妻
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為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
揚諸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下

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
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
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
整言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
嫚多瀆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
不貲然而不厭無厓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
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
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璿左驍衛大將軍
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
軍摠管永安王素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
將與戰不能有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贖魚
膠紿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特勒熱
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飢馬邑可圖也
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
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
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
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
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鉢汾潞取男女五千
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豳
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

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徂其歸并州揔管襄
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
史蕭頭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揔管
宇文歆靈州揚師道拒之獲馬橐它數千頡利聞
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
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
子建成復屯北邊秦主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
破代地一屯進擊清幽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
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
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

元吉屯出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
地剽奪驟然數為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
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
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出州可汗萬騎奄至
陣玉龍坂以數百騎挑戰塞軍失色秦主馳百騎
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為深入我秦王
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
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
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那能一決乎突利亦
不對王將結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

相忌而遣使者來曰王母苦我國不戰將與王議
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問突利乃歸心不欲戰
頡利亦無以糧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思摩請
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為昆弟帝見思摩引
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
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
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我心止矣帝使中書侍
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群臣贊
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患未聞周漢為遷
也頡利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

會其甚雨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群臣問所以
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
扼其八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令
可用帝使桑頭和輒遷天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
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閣請互市帝不能
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
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
州都督南暮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
李高遷屯大谷秦主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
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乃以終吾

唐傳卷四十一
十一
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母頰姑息命有司更所
與書為詔若救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攻
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
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符即溫君博陷于
賊鄆州都督張赫攻死之遂攻廣武為任城王道
宗破其欲谷設掠絳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入蘭
鄆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
揚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
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
城翔祥隴渭間平南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

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
和不恥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
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燬
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說我
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
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
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
夸盛疆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
德彞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與
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

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
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
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
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孰矣非爾所知也
天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
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
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
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
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
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詐與戰

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不
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
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其又我救長孫無忌李靖
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
覆嘗自然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
殺復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為怨其可
當耶今仆搃卷鎧唱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
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
所速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
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

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
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曰是怨望是
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飢懼王師棄其敵即引兵
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囚代之帝
曰四六不可為不信況國乎我既與之盟豈利其
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
利自陳為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
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
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
二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頡利亦

擁兵規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
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
不務德不長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
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媮鬼神也與突
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
當為公等取之安在築鄣塞乎突厥俗素質略頡
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
諸胡片遠宗族不用與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
冒沓敝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飢哀歛苛重諸
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

兵部尚書李靖整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
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皆來朝於是詔
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
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
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
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摠管師十餘萬皆爲靖
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
射設陰柔特勒帥所位亦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群
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白玉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
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

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
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頰口大酋康蘇蜜
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
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
或當思隋今反側旣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
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
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節
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龍裝擊之盡獲其衆
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摠管張寶相
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正復定襄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
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
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鎡力助之使
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
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
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
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稟食
之思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合設奔高昌
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
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藹疫長城之南

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
華民多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
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營盧廷中久鬱鬱不自
懣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虢州
負山多麋鹿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
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
帝不愆粟帛與士衆營護以存立之至始畢稍彊
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德忘義致然
耶頡利子曷羅支有至性旣舍京師諸婦得品供
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

帝聞歎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
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
其禮火尸起豕鬪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
頡利母娑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殺渾邪至是
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家旁詔
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
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始畢以
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安雄趨以
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利
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

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
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
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
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閑處使習耕織
百萬之虜可化爲齊民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
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
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
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充豫則乖本性非
函育之道祕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今
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

族類弱則伏疆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柰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接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纒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爲將

軍部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為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

突利初為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為妻頡利之立用次弟為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霫部統特勒王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眾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眾騷離頡利囚捶之久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乃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從

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為國者勞已以憂人則系祿長役人以奉已則亡今突厥喪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為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為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鑒前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為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

道中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本文其墓子賀
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
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聞晉
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
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漏即射中營謀而殺人
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旣人盜馬欲度渭徼邏禽
斬之赦賀邏鶻投嶺外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
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
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
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啟民奔隋磧北

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啟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
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
史那種故但爲夾畢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
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
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右武侯大
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
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
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
頡利暴殘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
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繁蕃累復以思

摩子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
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
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置酒
引思摩前曰時一草一木見其滋庶以爲喜況我
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
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
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世
事唐以報厚德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
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冊賜鼓壽縣文詔左屯衛
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
孰爲方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
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毋相
侵謹頓首奉詔然突厥酣亂翻覆其未亡時殺中
國人如麻陛下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爲奴婢以
償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杜率竟反此不可信明
甚後有亂請終爲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
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
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
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爲落長實望出
世爲國一大守伏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

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衆卡多攜背思
摩慙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
中流矢帝爲吮血其顧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
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
勞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
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
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旣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
分處勝夏二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
請帝無東帝曰夫爲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

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
狄也朕聞突厥之亡內河南以振贍之彼不近走
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
厥患思摩衆旣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爲小
可汗頡利敗諸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
乃往歸焉其爲人沈果有智數衆頗便附延陀畏
逼將殺之乃率所部遯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金
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即
據之勝兵二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長安空曷里

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畜
延陀後裝車鼻勢益張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
勤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
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
華謀與葛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陟苾
特勒闕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
回紇僕骨兵擊之其大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
發覲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侃師攻阿息山
部落不肯戰車鼻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
獲之獻京師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

陀破爾遜亡不忠也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
酋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俘社廟又見昭
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處其眾鬱督軍山詔建
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諫車鼻請歸
國不聽乃遣子菴鏢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
建新黎州使領 葉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矣始
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二都督蘇農等
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
萼賀蘭等八州即擢領酋為都督刺史麟德初改
燕然為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

古雲平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
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
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為之長眾稍
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為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
亡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
旭輪為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
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
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望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
傳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
州酋長皆叛應之乃以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

突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

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

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智等

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免官

險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

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

三十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

右武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

破之其下斬泥孰匐以首降禽溫傳奉職以還餘

張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鷄羣飛人塞吏曰所謂突

厥者南飛胡必至北春還悉隨靈夏間率無首
泥孰果亡狼山眾掠雲州都督實懷折右領軍中
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永隆中溫傳部又迎頡利族
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為可汗諸部鄉應明年
遂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為大總管以右武衛將
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暉副之謀者給言伏念
溫傳保黑沙飢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
信道至黑沙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
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陁口
縱反間故伏念溫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
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為伏念所破棄軍奔
雲中士為虜所乘死不可算皆早用首小懷舜殺牲
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牙山
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
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于鎮兵躡之
伏念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不得戰
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溫傳降行儉虜之送京師
斬東市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

骨咄祿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
其襲吐屯伏念敗乃肅亡散保摠材山又治黑沙

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爲可汗
以弟默啜爲殺咄悉匄爲葉護時單于府檢校降
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
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邊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
咄祿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
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
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媯州圍單于
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
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
道安撫大使塞爾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

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摠管將擊
賊摠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鏖戰不利死者五千人
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大摠管討之明
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復
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遯
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魏元弼當追意虜即破欲幸
取功乃募謀出塞二千里間虜無備趨襲之將至
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以死戰大敗寶壁跳還舉
軍沒武后怒誅寶壁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俄而元
珣攻突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

立

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
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內史李
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爲司
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鴈門道總管王孝傑威
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
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
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備邊
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授左衛
大將軍歸國公以左羽騎衛將軍閻知微即冊
拜遷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龍移
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
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爲特進頭跌利施大單
于立功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
爲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
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
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曰
種十萬斛農器二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
嶠亦言不可默啜怨爲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
道於是納言姚璿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

千帳繇是突厥遂疆詔淮陽王武延秀聘其女爲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巒爲莊持節護送默啜狼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冢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即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孟則以兵五千降虜入圍媯檀后詔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摠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摠管幽州都督張仁置爲天兵東道摠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多祚爲天兵

西道後軍摠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盧舍細聚爲空右怒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斬啜虜圍趙州長史唐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散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摠管李多祚爲後軍摠管將軍嵎夷公福富順爲奇兵摠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紘言狄仁傑爲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爲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監軍使將軍扶餘文官等六人爲子摠管未行默啜聞之

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阮之出五回道去所
過人畜金幣子以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
獨狄人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
志大抵兵與頡利骨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
聽命復立咄悉訶為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察
皆統兵二萬子訶俱為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
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戎兵不得
休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為天兵軍大總
管兼師德副之按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
大總管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四去俄復盜邊

詔安北大都護相王急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
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與元忠擊虜兵未出默
啜去明年寇鹽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并州
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為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
滄瀛幽易恒定媯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
張仁宣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以兵與季昶犄角
又以相王為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
虜入代忻仍殺略長安三年遣使者莫賀達于請
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義興郡王
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貪負汗獻馬

千匹謝許婚后渥禮其使中宗始即位入攻鳴沙
於是靈武軍大摠管沙吒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
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購斬默啜
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行人鴻臚卿
臧思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置爲朔方道大摠
管屯邊明年始築二受降城於河外部絕寇路久
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詔取宋王
成器女爲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
等與奚戰冷陁爲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
以刑部尚書郭元振代休璟玄宗立絕和親默啜

乃遣子拂我支特勒入心檉固求昏以蜀王女南
和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
引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比延都
護郭虔瓘擊之斬回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歸
攜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山郡王號其妻
爲金山公主賜賚優渥拂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
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
中默啜西滅娑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
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
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胡舍鼠尼施三姓天漠都

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富鷄玄池都督蹋實
力胡皐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右羽林軍
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摠管節度赤水建康
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
軍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摠管節度和戎大武并
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峻副之撫新附檢
鈔暴默啜屢擊曷邏祿等詔在所都護摠管犄角
應援虜勢漫削其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蹀跌
都督患大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
屈頡斤交采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

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
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蹀跌都督樓煩郡
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鶻屈頡斤
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苾悉頡力左武衛
將軍兼刺史鴈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
史平城郡公將軍皆負外置賜各有差默啜討九
姓戰磧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
官之拜薛訥朔方道行軍大摠管太僕卿呂延祚
靈州刺史杜賓客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
地都督等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又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一
九
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
不為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
乃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首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勒
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盡立其兄默棘連
是為毗伽可汗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